

民以食为天,没有例外。

然而,放眼家外世界,去哪里食呢?人随人,我随我,缦缦街巷缦缦情,总有一处牵绊;进得去,出得来,幽幽小馆幽幽心,总有一家牵引。

破天荒,全省中小学首次雪假。作为东北人,享受过无数雪仗,却从未享受过雪假。借三年级小橙子的光,奔赴万科松花湖度假区,度雪假去。她是“雪上小飞狐”,飞得我心花怒放。不过,我有我的职责,积极地寻找饭店,等着她奏凯。思绪暗自作祟,清一色小馆惹眼,似曾相识的那些小馆。命运没得选,小馆随意下。生活时常教导我。

不是圣人入凡,而是游子还家。我所居住的城市,凯撒、希尔顿、喜来登之类的大酒店威赫屹立,美景良辰叠加,贵族级格调与派头,透射梦幻的光芒。只是,思及腰包,先自气馁了。我啊我,格外垂情于周边的藉藉小馆,也倾怀,也倾目,也倾脚步。东西南北中,家家诚挚,人人诚恳,不去里面坐坐吗?

岁月长河,穷肚子本色,下小馆备觉亲切。上世纪六、七十年代,父亲66.82元养活着八口之家,捉襟进而见肘。正是长身体的时候,私藏念想是下一次小馆。美梦忽然成真,兴冲冲进入。内室逼仄,内设简陋,长条凳坐着三五客人。索性直奔那收付窗口,递上两毛钱,一毛四两米饭,一毛芹菜炒粉。我不知道我当时的吃相,而那种细嚼慢咽的滋味,历久弥香,今生今世不忘怀。往昔,吃一次小馆约等于当今吃一次香格里拉酒店。我承认,许多的壮阔场合,我都比较受用,毕竟是空手赴宴。如果说不沉醉,或者说无动于衷,那我无疑于大麻袋,太能装了啊!

毋庸讳言,新知旧雨超过平均值,山连山,水连水。并且,约饭者流委实不算少,我却习惯性地婉拒。骨子里,还是觉得小馆才踏实,因踏实而舒服。一个人,两个人,顶多四五个人。小天小地,小酒小菜,小小不言中,换了人间。

小馆小,适宜小人物。

我愿意活在自己的意识里,吃喝

历久弥痴

赵培光

玩乐,吃是首位的。所谓小馆,并非肯德基,并非麦当劳,并非星巴克,并非赛百味,而是地地道道的民间传统饭菜。下小馆,没负担,也无须合计。一碗馄饨,一碗水饺,一碗蛋炒饭,一碗疙瘩汤,一碗牛肉面,一碗红豆煎粉,哪一碗都可以安顿我的胃肠和心魂。多数的时候,连土豆丝、竹笋片、海带扣、西芹花生、皮蛋豆腐、五香牛肉等碟中小菜也省略了。吃着,吃着,吃出了幻觉。那个鲁镇的咸亨酒店,那个站着喝酒而穿长衫的孔乙己。不不,多乎哉?不多也。

小馆,小馆,小馆有小馆的气息,小馆有小馆的情致。不用西装革履,不必傲慢谦卑,一颗赤诚之心,吃就是了。尤其,口味普众,上至溜肉段,下至拍黄瓜,中间一系列的家常菜品。吃到饱,吃到好,贪图小环境中的小气氛,小气氛里的小算计。人,各活各的,要什么排场啊?个人的吃喝,风吹快活更快活,吹去吹又回。知我者,小馆侍候。

是的,江山易改,吃喝难移。

许多家小馆,去过许多次,无非填饱肚子。如我及我一样的草民,更执著于未曾涉足的小馆。民不畏草,奈何以草惧之。要什么声势啊?我要实惠。今次,松花湖滑雪,偶遇“千尺雪柴火炖”,比大还小,比小还大。食之

余,见墙壁上的风俗画有趣,索性一图一字看起来。离开那家后,脑海仍旧萦绕着“屯子四大快”——飞毛腿,拍急电,狗撵兔子,坐火箭;相反“屯子四大慢”——车进站,船靠岸,王八爬山,磨叽汉。于此快慢之间,闪耀着庶民的智慧,活生生的智与慧。

去小馆,奔小吃。与此同时,捎带着野史轶事,偏得中的偏得。

对,我一个走南闯北的人,胜迹在心,山水在怀,发思古之幽情。不过,肚子叫唤了,便禁不住四下里撒目。小馆特色,馋人,撩人,抹一抹口水,闪身进入。饭菜里尽是风味,随意挑,随意点,随片刻的心驰神往。不错,不错,不白来一回!

猫个冬,避个暑,藏个春,偷个秋。吗呀?吃吃喝喝。收敛于雅宴之上,放纵于俗餐之下。几十年里,春夏秋冬日,酸甜苦辣时。幸好,依然壮实,依然饱满,依然食欲旺盛。

饭点了,下小馆去!



人生没有完美的幸福 但有知足的快乐

●如梦令

林帝浣 画

人离不开花草的滋养,因为花草是蓬勃生命力的象征。生活中有了它们的陪伴,心中自会升腾起生机勃勃的力量。春夏秋三季,户外处处芳菲。只要肯走出门,广阔天地间的花草就属于你。可是冬天一到,树木落叶,衰草连天,视野里难寻绿色了。长时间看不到绿色,心也会有荒芜之感。所以每年冬天,我都要在家里添置几盆花草,并亲自打理。

古人说“室无石不雅”,对我来说,则是“室无花草不雅”。室内有了花草,便添了几分雅致与生趣,让枯寂的冬天有了色彩。文竹、绿萝、仙客来、蟹爪兰……我喜欢这些普通好养的花草,打理它们就像与直爽之人相交,不用劳心费神,自能收获一份真挚。冬日的花草养在室内,与我朝夕相对,彼此更觉亲近。每种花草的性情,我都再熟悉不过。

书桌上那盆文竹,是我的最爱。它的叶子细密纤弱,却也葱郁蓬勃,像一片永不消散的轻盈绿云,飘在我的

视线里。每天早晨我睁开眼就可以看到它,晚上睡前最后一眼看到的也是它。它的气质安静,当我读书写作时,它宛若红袖添香的知己,静悄悄、温柔的,浅笑安然,与世无争。偶遇思路阻塞,只需朝它望一眼,常能茅塞顿开。指尖于是在键盘上行云流水。它仿佛能读懂我,会颌首般轻颤叶子,惹

冬养花草悦身心

绿 风

人怜爱。午后阳光铺在书桌,照透文竹的细叶,似有通透的绿意在流淌,让我感受到安静中的力量。

我对绿叶植物情有独钟,每年必添一盆绿萝。若说文竹文静,绿萝便是活泼的。它长得快,藤蔓已长长垂落。我知道,这一冬,它将在温暖的屋里肆意生长,长成我喜欢的模样。绿萝从不辜负我,即便偶尔怠慢,它依旧

绿意盎然。那心形的叶子,仿佛在坦露真诚,诉说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。

其实,我对冬日的花草并无苛求,只要好好生长便好,不开花都是缘分。当然,若有花开,便是惊喜。蟹爪兰或水仙开了,我会格外欢欣。那一抹绽放,是冬日的温情,让生活变得芬芳。

我养的花草,各有性情。我为它们浇水、修剪、拭尘。做这些时,心特别静,俗世喧嚣与内心焦躁都慢慢沉淀。有时我什么都不做,只是静静地看着。我们不说话,我却仿佛能听见它们的呼吸,感受那向上的力量。这些花草,让冬日生趣盎然。

冬养花草,愉悦身心。文竹斯文静默,绿萝绿得发亮,蟹爪兰的花愈加密实……花草陪伴的冬天,并非只为对抗寒冷,更是为了让我们在天地萧瑟时,依然能看见生命的蓬勃,感受生命的温柔与力量。它们以最朴素的方式告诉我们:无论季节如何,只要心中有绿意,春天便不曾远离。

星期文库

不列颠掠影之六

从伦敦前往白崖的途中,我脑海中浮现一句话:“若世界真有尽头,愿在布莱顿白崖与你共度余生……”这真情的话语,让人心潮澎湃。一路上,我反复思索:这“世界尽头”究竟是何模样?

白崖位于伦敦南部的滨海小城布莱顿附近,形成于一亿年前,由七座相连的断崖组成,是海洋微生物沉积的杰作,最高处达一百多米,被誉为“陆地踮起的脚尖”。大巴车驶入停车场,我们下车后,随着熙攘的人流,沿着铺满绿草的陡坡向白崖观景处走去。强劲的海风拂过脸颊,仿佛在诉说着自由与呼唤,只是风势太大,让人不得不低头吃力前行。风似乎吹散了所有杂念,眼前这绿色的陡坡,以决绝的姿态冲向百米之下的海面,断成一片耀眼的“纯白”。

行走了一段时间,终于来到一处可俯瞰白崖的高地。远远望去,白崖在海边巍然耸立,七座断崖紧密相连,宛如七位手挽手的姊妹,注视着英吉利海峡。多情的浪花不停地拍打着白崖脚下,仿佛在诉说着无尽的思念;偶尔有海鸥在空中盘旋,发出欢快的鸣叫。纯粹的绿、白色的崖、深蓝的海,以及触手可及的蓝天白云,共同构成了一幅绝美的画卷。我想,如果梦境有边界,那一定就是白崖的模样。站在这里,我突然明白,为何多少年来,无数人从这白崖起航或归来,都会热泪盈眶。对于英国人而言,这不仅是地理的分界,更是心灵的地标、精神的家园。

想起电影《敦刻尔克》中的经典镜头:二战期间,当英国士兵冒着生命危险,从欧洲大陆乘船渡过英吉利海峡,向着英国本土艰难前行时,甲板上的士兵们远远地望见白崖,激动地呼喊:“那就是白崖,我们终于到家了!”这一幕令人动容,冰冷的白崖仿佛被赋予了人的体温,成为归乡的温暖象征。

白崖不仅是电影《赎罪》和《哈利·波特与火焰杯》的取景地,还是周杰伦歌曲《怎么了》音乐视频的拍摄地。这些作品让更多人领略到白崖的绝世之美。

漫步于山坡之上,与白崖隔海相望,时光仿佛在此轻轻搁浅,内心的某个角落,悄然留下了一片永恒的印记。离开白崖之际,我回头望去,暮色中的白崖泛着柔和的光晕,这七座并肩而立的“姐妹”,以沉默的姿态守护着“世界尽头”的荣耀。游人与海鸟相继散去,唯有海风与永不衰老的时光,仍在静静阅读着大海对面的白崖——这封来自“亿万年前的情书”……

遥望白崖

张景云